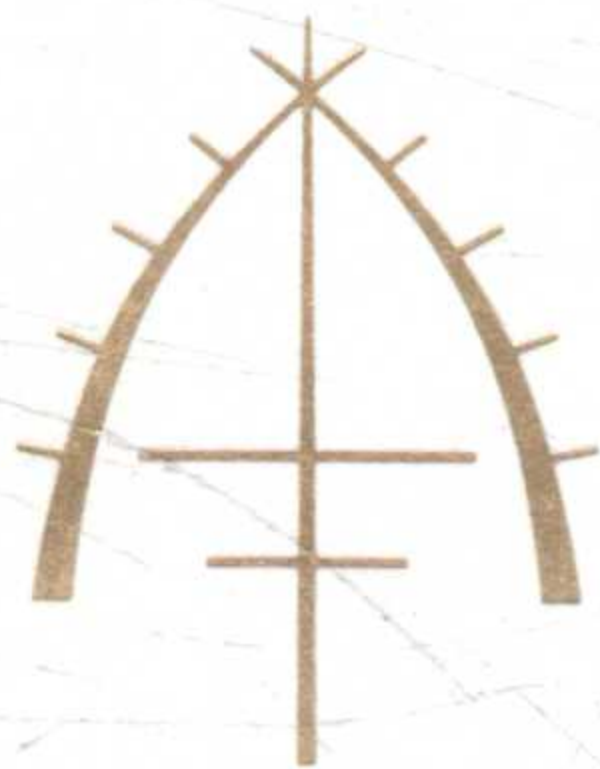


人性的因素

毛姆短篇小说全集 II

[英] 毛姆 著

陈以侃 译



W. Somerset Maugham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of

W. Somerset Maugham

Volume 2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性的因素

毛姆短篇小说全集 II

[英]毛姆 著

陈以侃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性的因素 / (英) 毛姆著 ; 陈以侃译.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

(毛姆短篇小说全集 ; 2)

ISBN 978-7-5598-0310-8

I. ①人… II. ①毛… ②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5891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责任编辑: 雷 韵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内文制作: 陈基胜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20.125 字数: 330千字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62.00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 | |
|-----|--------|
| 1 | 序 |
| 3 | 愤怒之器 |
| 53 | 身不由己 |
| 88 | 海难残骸 |
| 121 | 异邦谷田 |
| 175 | 创作冲动 |
| 225 | 贞洁 |
| 273 | 带伤疤的男人 |
| 279 | 歇业 |
| 290 | 乞丐 |
| 300 | 梦 |
| 306 | 不可多得 |
| 327 | 上校夫人 |
| 352 | 芒德内哥勋爵 |

382	人情世故
392	教堂司事
402	客居异乡
408	大班
417	领事
423	患难之交
430	凑满一打
467	人性的因素
516	简
551	林中脚印
591	机会之门

序

Preface

关于这些故事我有一点要提。读者可能注意到，我的很多小说都是用第一人称单数来写的。这种写作方式极其古老，“仲裁者”佩特洛尼乌斯¹在《萨蒂利孔》里就用过，而《一千零一夜》中也有不少故事是这样讲述的。这样写自然是为了让读者信以为真，因为听一个人说这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总比听到他说有谁如何如何要更可信一些。此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讲故事的人只需从自己的视角讲他确定的事，而不知道或者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就让读者去想象。过去有些使用第一人称的小说家在这方面很不小心，大段的对话是叙述者不可能听到的，描绘的一些事件照道理他们也不可能目睹。本来用第一人称单数写作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方便你营造真实感，如此一来就浪费了。不过，那个讲故事的人和故事中的其他人一样，也只是一个角色，他可能是主

1 Gaius Petronius Arbiter (?—66)，古罗马作家。后文中的《萨蒂利孔》(Satyricon)被认为是欧洲第一部喜剧小说，通过主人公的一系列不幸遭遇，描绘罗马帝国早期的繁华与堕落。

角，可能是个看客或倾诉的对象，但他终究是个角色。作家用的这种技法是小说的技法，如果故事里的那个“我”比他——也就是作家本人——更善解人意，更清醒，更精明，更勇敢，更狡黠，更风趣，更睿智，那么读者诸君也请多见谅，大家要记得，作家并不是在给自己画一幅逼真的肖像，而是创造了一个角色，只为了讲他笔下的那个故事。

愤怒之器

The Vessel of Wrath¹

这世上比《航行指南》更耐读的书怕是没有几本了。这套丛书是水文地理局受海军部委员会的委托编写出版的，样子就做得很好看，布面精装（用的布都极为轻薄），有不同的颜色，最贵的也花不了多少钱。只要掏四先令，你就能拿到一本《扬子江航行手册》，“从吴淞河到最上游船只无法通行之处，扬子江一路胜景（包括汉江、嘉陵江、岷江等支流），和各处航行指引，尽在书中”；花三先令，能买到《东方群岛航行手册》第三卷，“囊括西里伯斯岛东北部、摩鹿加群岛、济罗罗岛²航线，班达海和阿拉弗拉海³，以及新几内亚的西南、西、北海岸线”。如果你

1 首次发表于1931年，收录于193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阿金》(Ah King)。“愤怒之器”，出自《圣经》，指上帝造人如陶工制器(vessel，可指器皿也可指宗教意义上的人)，其中一些只为显现上帝的愤怒，造来就是要被惩罚、毁灭的。

2 西里伯斯岛(Celebes)、摩鹿加群岛(Molucca)和济罗罗岛(Gilolo)，分别为印度尼西亚中部苏拉威西岛、东北部马鲁古群岛和东北部哈马黑拉岛的旧称。

3 班达海(Banda)是南太平洋西部海域，为摩鹿加南部诸岛环绕。阿拉弗拉海(Arafura)位于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

生性最厌恶作息习惯被打乱，或者有份大事业困住了你的脚步，那买这套书就要三思了。它们固然实用，却能把你的心神送去一场场妙不可言的旅行；那些一板一眼的文字，有条不紊的编排，精简扼要的材料呈现，和每一行都读得出的那种严苛、务实，却掩盖不了其中的诗意，如同扑鼻的芬芳，从每一页的印刷油墨中散发出来——这种感觉，就像你靠近东方某个如梦似幻的海岛，微风拂来，那种馥郁仿佛携着一种切切实实的慵懒，一下钻进你的五脏六腑。它们会告诉你泊船和上岸的地点，在每一处可以买到什么样的补给，在哪里可以找到饮用水；它们会介绍每个地方的灯塔、航标、潮汐、风力风向和天气，此外还会简略谈到当地的居民和贸易。那些叙述是如此不着修饰，几乎没有一个冗词，难免叫人琢磨，它是如何给了读者那么多额外的东西。而那额外的东西又是什么？这么说吧，是神秘和美，是浪漫，是未知的魅惑。一本书在你随手翻阅时能给出这样的段落，一定不是凡品：“补给：岛上大量海鸟汇集之地，也有圈养的少量野禽；潟湖中可找到海龟，和不同数量、种类的海鱼，如鲑、鲨鱼、狗鲨等；围网捕鱼无用，但有一种鱼可用钓竿捕到。一个小屋之中存有少量罐装食物和烈酒，用于救济船舶失事人员。登岸不远处可从井中获取干净的饮用水。”人的想象若要穿越时空，依靠这样的素材难道还不够吗？

写出上述引文的编纂者，在同一本书中描绘阿拉斯群岛¹也

1 Alas Islands, 毛姆虚构的一个群岛；字面上有“哀叹、惋惜”之意味。

同样克制。它们由一组或一系列岛屿构成，“大部分区域海拔较低，被森林覆盖，东西向七十五英里，南北向四十英里”。书中写道，关于这些岛屿的信息非常匮乏；它们构成的小群体之间确有航道穿过，个别船只也曾成功通行，但这些路线都未曾仔细勘查，很多危险尚未测定；建议船只避开。阿拉斯群岛人口估计在八千左右，其中有两百个中国人和四百个回教徒，其余的都是未开化的土著。最主要的岛屿叫做巴鲁，由礁脉环绕，长官¹即寓于此岛。他的房子白墙红顶，建在小山上，最为醒目。荷兰皇家蒸汽班轮公司的船只每两个月去往望加锡²，以及每四周朝相反方向去往荷属新几内亚的马老奇³时，都会在巴鲁停靠，船上人员最难以错过的标识也就是那幢房子。

世界历史运转到某一时刻，长官成了一位埃夫特·格莱特先生；他统治阿拉斯岛的住民既有铁腕，但也时时不忘其中的荒诞之处。比如二十七岁便被放到这样重要的职位上，他自己都觉得好笑极了，到了三十岁还是觉得有趣。他的这些岛屿和巴达维亚⁴无法电报往来，而靠邮件通讯耽搁太久，即使他寻求意见，收到回复的时候也毫无用处了。于是他就心安理得地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求老天保佑不要招惹上级的责难。他个头很矮，最多

1 此处原文为荷兰语：Contrôleur，本义为检查者，一般指荷兰在殖民地处理本地事务的低阶官员。

2 Macassar，或译孟加锡；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西南岸港市乌戎潘当的旧称。

3 Merauke，印度尼西亚东部港口。

4 Batavia，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旧称。

不过五英尺四英寸¹，而且奇胖无比。本身就气色极佳，又为了凉快把头发剃光了，一张没有胡子的脸又红又圆。他的眉毛是金黄色的，但太淡了，几乎看不见，一双小蓝眼睛十分灵动。他知道自己缺乏威严的气度，但为了履行职责，就靠穿极为考究的衣服弥补。只要去办公室，或是主持法庭审案，或只是走出家门，他身上都会是一套洁白无瑕的衣服。那件配有闪亮铜扣的短外套²，剪裁得非常贴身，让所有人都见证他年纪轻轻，但肚子却圆得惊人。一张和气的脸上常因为汗珠而闪闪发亮，手上永远摇着一把棕榈叶做成的扇子。

但在家里格莱特先生更爱除了纱笼什么都不穿，于是他那滚圆的一身白肉倒更像是个十六岁的好玩的小胖墩。他一般都起得很早，所以早饭都是六点钟就备好了，内容从来不变，一片木瓜、三个凉好的煮鸡蛋、削成薄片的荷兰球形干酪、一杯清咖啡。吃完早餐，他抽一根硕大的荷兰雪茄，找那几张还没完全翻烂的报纸翻看。然后更衣去办公室。

一天早上他正忙于此事，总管到卧室里来，说琼斯老爷问能否见他一面。格莱特的裤子穿好了，正站在镜子前欣赏自己光滑的胸脯。他直着腰，挺着胸，收了肚子，得意极了，在胸膛上响亮地拍了三四记巴掌。这是男人该有的胸膛。男佣传了信，他还微笑着跟镜子里的自己使了个别有意味的眼神。这个访客能有

1 大约一米六二。

2 原文 Stengah-shifter，此英文名称似只见于毛姆的作品；按当时荷兰殖民者在东南亚的着装习惯，这种服饰应相似于中山装，但有多排纽扣。

什么事？埃夫特·格莱特英语、荷兰语、马来语说得一样流利，但心里的事情都是用荷兰语想的。他喜欢这样，对他来说，荷兰语似乎是门粗鄙可喜的语言。

“让老爷等一下，我马上就出来。”他赤膊套了件紧身短上衣，扣好扣子，趾高气扬进了客厅。欧文·琼斯教士站了起来。

“早上好，琼斯先生，”长官说道，“你来是为了在我开始工作之前跟我喝口小酒吗？”

琼斯先生没有笑。

“我来找你是为了一件很让人忧心之事，格莱特先生。”他回答。

对于来访者的严肃神情和他刚刚的话，长官并不感到紧张苦恼。那双蓝色的小眼睛放射着亲切的神采。

“我亲爱的好朋友，先坐下，来根雪茄吧。”

格莱特先生很清楚欧文·琼斯教士不碰烟酒，但每次见面他都要问，可能是性格里爱搞怪，觉得这样好笑极了。琼斯先生摇了摇头。

琼斯先生管着阿拉斯群岛上这些浸礼会传教士，他们的总部放在巴鲁，面积最大，人也最多，不过群岛里其他几个地方也有他们的礼拜堂。他又高又瘦，气质忧郁，一张枯黄的脸，大概四十岁。棕色的头发鬓角已经白了，发际线也一直在退。这个教士有知识分子的派头，但又好像没有什么思想。格莱特先生既讨厌他，又尊敬他。讨厌他是讨厌那种狭隘和古板；长官自己是个开开心心的异教徒，喜欢俗世的享受，只要条件许可，简直来者

不拒，而对于这些享受全持批判态度的人，他自然是合不来的。他觉得这里的风俗正适合这里的百姓，传教士们不遗余力要摧毁一种千百年来运转顺畅的生活方式，他一点也不赞同。但他也尊重琼斯先生，因为这人诚实、热心、善良。教士是澳大利亚人，但祖上是从威尔士过去的。在群岛中，这是唯一的正经医生，一旦生了病，知道除了去找中国郎中还有别的办法，总是心里安定一些。而且长官比谁都清楚，琼斯先生的医术对岛上所有人是何等宝贵，而他又是如何慷慨地救助病患。一旦流感传播开来，这个传教士工作起来可谓以一当十，除了真刮起了台风，否则没有什么恶劣天气能阻止他赶往另一个岛屿治病。

教士和妹妹住的是一幢白色的小房子，离村子大概有半英里，长官到的时候，他上船迎接，盛情邀请格莱特先住到自己家，等长官府邸收拾好了再搬进去。长官接受了邀请，很快就亲身体会了这对兄妹生活之简朴。他忍受不了。一日三餐除了饭菜疏淡不说，还只能喝茶；他点起雪茄的时候，琼斯先生有礼貌但也不容转圜地请他不要抽烟，因为他和他的妹妹都强烈反对这一爱好。没过二十四小时，格莱特先生就搬进了自己的房子。他逃离时怀着满心的仓皇，就像逃离一个瘟疫肆虐的城池。长官喜欢讲笑话、听笑话，也喜欢笑，跟一个永远一本正经回应你瞎扯的人住在一起，或是住在一个你最好笑的趣闻也换不来半分笑容的家里，真是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的。欧文·琼斯教士是个了不起的人，但你无法跟他相处；而他的妹妹比他更糟。他们兄妹都不知幽默为何物，但哥哥本性忧郁，显然认定世间万事都不可救

药，只不过要竭力完成自己的职责，而琼斯小姐是打定了主意要做一个喜气洋洋的人。她会不屈不挠地找出所有事情的光明面，就像一个复仇的天使，凶残地搜寻人类同胞的优良品质。琼斯小姐在教会学校教书，哥哥行医的时候她也帮忙，比如手术前她会给病人麻醉。在传教活动之外，琼斯先生自发建起了一个微型的医院，琼斯小姐就是这家医院的主管、护士、伤口敷裹员。长官个头虽小却性格顽强，从欧文教士与人性弱点的艰难斗争以及琼斯小姐不遗余力的乐观心态中，他总能找到有趣之处。找乐子不容易，任何时候都要尽力而为。荷兰的船每两个月来三次，会在港中休整几个钟头，这就够他和船长、轮机长好好热闹一番了。还有十分难得会从“周四岛”和“达尔文港”出来采珍珠的船，这些斜桁四角帆帆船一到，格莱特先生就有两三天欢乐无比的日子。这些采珍珠的工人，一般来说，都有些粗鲁，但个个精力充沛，有很多奇闻趣事可讲，而且船上还有大量的酒；长官会把他们请到自己家里，好吃好喝，当晚如果还有人能回得去船上，就不算尽兴。不过巴鲁岛上除了传教士，只有一个白人，叫做“红头特德”；这当然是个为文明社会所不齿的家伙。谈起这个人，谁都没有一句好话。白种人的名声都让他败坏了。但不管怎么样，长官有时候觉得，要是没有“红头特德”，这岛上的生活还真有些过不下去。

奇怪的是，琼斯先生这时本该在把浸礼宗的种种奥秘教授给那些没有信仰的年轻人，却一大早为了这个混蛋来拜访格莱特先生了。

“琼斯先生，您请坐，”长官说道，“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呢？”

“是这样，我来见你是为了那个他们叫做‘红头特德’的人，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怎么了，他出了什么事？”

“你没有听说吗？我还以为警长已经告诉你了。”

“如若没有紧急状况，我是不鼓励下属到我的私人住处来的，”他端着长官的架子说道，“我跟你不一样，琼斯先生，我的工作只是为了换来闲暇，我不希望自己的闲暇被打搅。”

但琼斯先生向来不爱闲聊，对空泛的议论也兴趣不大。

“昨晚‘红头特德’在一家中国人的店里闹了起来，场面极为不堪，他把整家店都毁了，一个中国人差点为此送命。”

“又喝醉了吧，我猜？”长官平静地说。

“这是自然，他还有清醒的时候吗？他们喊来了警察，他又攻击警长，最后要靠六个人才把他关进了牢房。”

“他块头是不小。”长官说。

“我以为你会把他送到望加锡去。”

面对教士义愤填膺的神情，埃夫特·格莱特眼睛里开心地闪了一闪。他并不笨，已经看出琼斯先生在打什么主意，能逗逗他让格莱特喜不自胜。

“幸运的是，我有足够的权限可以自己处理这件事。”他回答道。

“你有权力遣送任何人，格莱特先生。我很确定你只要把他彻底送走，就可以省下一大堆的麻烦。”

“权力我自己是有，但我想你是最不愿看到我滥用权力的人吧。”

“格莱特先生，有这人在岛上，是我们所有人的耻辱。从早醉到晚，而且他和众多当地女子之间的关系，早已臭名远扬了。”

“这一点倒很有意思，琼斯先生。我常听说饮酒过量虽然会挑逗性欲，但对性行为本身却是种妨碍。可你刚刚所说的‘红头特德’的情况似乎和这条理论并不相符啊。”

教士脸红的时候依然面色暗沉。

“这些生理学上的事情此刻我无意详谈，”他语气生硬地说道，“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对白人的威信有着难以估量的伤害，当地人看到他之后，会严重妨碍我们在各个领域劝导当地百姓过一种更高尚的生活。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败类啊。”

“请原谅我这样问，可你有没有试图改造他？”

“他最初漂泊至此时，我尽了全力去接触他，但他毫不接受我的好意。他开始惹麻烦的时候，我直截了当地找他谈了，结果他辱骂我。”

“没有人比我更赞赏你和其他传教士在这些岛屿上的卓越奉献，但你是否确定，在你们开展工作的时候，足够照顾到他人的感受了呢？”

长官对自己这套说法颇为得意。既恭谨无比，又藏了他认为值得提出的批评。教士郑重地看着他，一双忧伤的棕色眼睛里全是真诚。

“当耶稣以绳作鞭把货币兑换商赶出神殿时，他有没有照顾别人的感受呢？格莱特先生，他没有。所谓圆融是懈怠之人用来逃避责任的托辞。”

琼斯先生这句话让长官突然想来瓶啤酒。教士一本正经地凑过来说道：

“格莱特先生，对这个人的胡作非为，你其实也和我一样清楚，就不用再提醒了。本就没有替他求情的理由，现在他又真的越过了界，这是你最好的机会。我请求你使用你的权力，一劳永逸地把他赶出去。”

长官的眼睛比任何时候更明亮了；他正乐在其中。他琢磨出一个道理：和人打交道的时候，如果你没觉得非去褒贬他们不可，那他们往往会带给你加倍的乐趣。

“可是，琼斯先生，不知我有没有会错你的意思。难道你要我在听到对他的控诉和他自己的辩护之前，就向你保证要遣送他吗？”

“我不认为他有任何办法替自己辩护。”

长官站了起来，而且他确实有办法给自己五英尺四英寸的身上添一分气度。

“我在这里是遵照荷兰政府的法令维持公平正义的，请允许我对你居然会试图干扰我的司法工作表示震惊。”

教士略显慌张，因为他从来没想到这么个比自己小十岁的愣头小子，居然有胆子用这种态度跟他说话。他刚想开口解释、道歉，但长官举起一只胖乎乎的小手，说道：